

論蘇聯社會主義 經濟建設

高級組 第一冊

人民出版社

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高級組 第一冊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1407

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高級組 第一冊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150,000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出版者說明

本書是按照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幹部理論教育的指示的規定，爲了便利讀者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和經驗而編印的。全書輯錄聯共（布）黨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以及列寧、斯大林、古比雪夫、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的著作和聯共（布）的文件共二十六篇，分印爲四冊。第一冊包括聯共（布）黨史第九章和列寧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的著作四篇，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的著作一篇，第二冊包括聯共（布）黨史第十章和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的著作六篇，古比雪夫在一九二七年的著作一篇，聯共（布）在一九二七年的決議一件，第三冊包括聯共（布）黨史第十一章和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的著作七篇，莫洛托夫在一九三四年的著作一篇，第四冊包括聯共（布）黨史第十二章和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的著作三篇，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的著作一篇，馬林科夫在一九四一年的著作一篇。除聯共（布）黨史的四章外，各篇次序都以發表時間先後爲準。各篇都是全文。譯文的來源都分別註明在各篇篇末。書中引文下面所註頁碼，均指各該著作的俄文版而言。

目 錄

布爾什維克黨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時期）……………	一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九章	
列 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四
列 寧：論統一經濟計劃……………	五四
列 寧：論糧食稅（新政策底意義及其條件）……………	六
列 寧：論合作制……………	一〇九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	二八

布爾什維克黨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時期)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九章

一 蘇維埃國家在肅清武裝干涉和結束國內戰爭以後。恢復時期的困難。

蘇維埃國家把戰爭結束後，就開始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的軌道。必須醫治戰爭所引起的創傷。必須恢復遭破壞的國民經濟，振興工業、運輸業和農業。

但是，過渡到和平建設這件事，必須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進行。國內戰爭中的勝利不是輕易獲得的。國家被四年帝國主義戰爭和三年反武裝干涉戰爭弄得窮竭不堪了。

一九二〇年農業出產總量，只等於戰前出產總量一半左右。何況這種戰前水準，根本就是沙俄農村貧困的水準。加之，一九二〇年在許多州區發生過歉收。農民經濟遭遇着嚴重的困難。

當時處於破壞狀態的工業，情形更加惡劣。一九二〇年大工業出產量，約等於戰前的七分之一。大多數工廠停閉了，礦山和礦井有的被破壞，有的被淹沒了。尤其感到困難的是冶金業。一九二一年全年生鐵熔鑄量，只等於十一萬六千三百噸，即只等於戰前生鐵產量百分之三左右。然

料出產不夠。運輸業被破壞了。國內所有儲存的金屬和布疋差不多都已用完。甚至連最必需的物品，如麵包、脂油、肉類、靴鞋、衣服、火柴、食鹽、煤油和肥皂等，也都極感缺乏。

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大家都忍耐着這種物品欠缺情形，有時甚至還不復覺察到這種情形。但現在已經沒有了戰爭，於是人們就忽然感到這種物品欠缺情形不堪忍受，而要求立刻把它消滅。

農民中間呈現出一種不滿情緒。在國內戰爭火燄中成立和鞏固了工農軍事政治聯盟。這個聯盟所藉以支持的基礎，是農民從蘇維埃政權方面取得土地和免除地主富農壓迫的保障，工人按照餘糧收集制從農民方面取得糧食。

現在這種基礎已經不夠了。

從前，蘇維埃國家不得不把農民所有一切剩餘糧食都按餘糧收集制拿來供給國防需要。不實行餘糧收集制，不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就會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乃是為戰爭和武裝干涉所逼迫而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政策。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農民曾甘願接受餘糧收集制，沒有覺察到商品不夠的情形，而當戰爭已告結束，地主回歸的威脅已成過去的時候，農民却已開始對徵繳一切剩餘糧食的辦法，即對餘糧收集制表示不滿，而要求供給他們充分數量的商品了。

全部戰時共產主義制度，正如列寧當時所指出那樣，已處於同農民利益相抵觸的地位。不滿情緒也曾侵入到工人階級中去。無產階級担负了國內戰爭底主要重担，英勇捨己地進行

了反對白衛和武裝干涉者寇羣的鬥爭，進行了反對經濟破壞和飢荒的鬥爭。最優秀最覺悟最奮勇最守紀律的工人，表現了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熱忱。但是，極深刻的經濟破壞對工人階級也發生了影響。當時還在進行生產的很少一部分工廠，往往有生產工作間斷的情事發生。工人們不得不從事於手工業，製造點火器和從事小販投機生意。無產階級專政底階級基礎削弱下去，工人階級渙散起來，有一部分工人跑到鄉村中去，漸漸不成其爲工人，漸漸失去階級地位了。由於飢餓和疲憊的關係，有一部分工人表現出不滿情緒。

於是就有一個問題擺在黨面前：必須針對着新的環境來定出黨對於國內經濟生活一切問題的新方針。

而黨也就來着手規定對於經濟建設問題的新方針。

但是階級敵人並沒有昏睡。他們企圖利用困難經濟狀況，企圖利用農民不滿情緒。在西伯利亞、烏克蘭以及唐波夫省（當時這裏有安通諾夫匪幫叛亂），有白衛分子和社會革命黨人所組織的富農叛亂發生。各種各樣的反革命分子——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白衛分子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都積極活動起來。敵人採取新的策略手段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他們改塗了一層蘇維埃顏色，此時他們所喊的已經不是遭了破產的「打倒蘇維埃」的舊口號，而是「贊成蘇維埃，但是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的新口號。

當時在喀琅施塔得發生的反革命叛亂，便是階級敵人這種新策略底明顯表現。這次叛亂是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開幕前一星期，即一九二一年三月間開始的。領導叛亂的是同社會革命黨人、

孟什維克以及外國代表有勾結的白衛分子。起初，叛亂者極力用「蘇維埃」招牌把他們妄想恢復資本家地主政權和私有制的意圖掩飾起來。他們提出的口號是「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反革命勢力企圖利用小資產階級羣衆底不滿情緒，以期在彷彿是蘇維埃的口號下推翻蘇維埃政權。

促成喀琅施塔得叛亂的有兩種情況：軍艦上水兵成份的變壞和喀琅施塔得布爾什維克組織的薄弱。原先參加過十月革命的那些水兵，幾乎全體開往前綫參加紅軍隊伍英勇作戰去了。新補充到海軍中來的人員，都是些沒有受過革命鍛鍊的新兵。他們是還完全沒有受到過訓練的農民分子，反映着農民不滿意於餘糧收集制的情緒。至於當時的喀琅施塔得布爾什維克組織，却又因多次動員上前綫而大爲削弱。因有這兩種情況，所以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白衛分子，就能乘機混進喀琅施塔得，並將它把持起來。

叛亂者佔據了這個頭等要塞，連同幾艘軍艦和大批槍炮彈藥。國際反革命勢力已在慶祝勝利。但敵人未免歡樂得太早了。叛亂很快便被蘇維埃軍隊鎮壓了下去。當時黨爲鎮壓喀琅施塔得叛亂而派出了自己那些參加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優秀子弟，由伏羅希洛夫同志率領前往。紅軍戰士踏着薄冰向喀琅施塔得行進。因爲中途冰解，竟有許多人沉到水中。必須朝着幾乎是堅不可犯的喀琅施塔得砲台衝擊。但對革命的忠誠和勇敢，決心爲蘇維埃政權捐軀的自我犧牲精神，畢竟佔得了上風。喀琅施塔得要塞由紅軍猛力攻克。喀琅施塔得的叛亂被肅清了。

二 黨內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第十次黨代表大會。

反對派的失敗。過渡到新經濟政策。

黨中央委員會，黨中央委員會中的列寧多數很清楚地知道，在戰爭已經結束並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以後，已經沒有根據來把戰爭和封鎖環境所造成的硬性戰時共產主義制度保存下去。

中央懂得，餘糧收集制已經沒有繼續實行的必要，而應該代之以糧食稅，使農民有可能隨意去利用他們所出產的大部分剩餘糧食。中央懂得，實行這種辦法，便能振興農業，擴大工業，發展所必需的穀物和技術作物出產，振興全國商品流轉，改善城市供給，並為工農聯盟造成新的基礎，即經濟的基礎。

同時，中央也曾注意到振興工業是首要任務，但它認為要振興工業，就必須吸收工人階級及其職工會來參加這件事情；認為如果能用說服方法使工人確認經濟破壞是如武裝干涉和封鎖一樣可怕的人民公敵，那末吸收工人來參加這件事情是可能辦到的；認為如果黨和職工會對於工人階級不是採取着先前在前綫上確實必須加以採用的軍事命令手段，而是經過說服，採用說服方法，那末黨和職工會毫無疑義是能做到這點的。

然而並非所有的黨員都像中央這樣想法。各種反對派小團體——托洛茨基分子、「工人反對派」、「左派共產主義者」、「民主集中派」等等，都處於思想混亂的狀態，都在過渡到和平經濟建

設軌道時的困難面前表示動搖。當時黨內有不少的人是從前的孟什維克，從前的社會革命黨人，從前的崩得分子，從前的博羅提巴分子⁽²⁾以及俄國邊區各種各樣的準民族主義者。他們大部分都是參加過某種反對派小團體的分子。這些人既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知道經濟發展規律，沒有受過列寧主義的黨性鍛鍊，當然也就只是加強了反對派小團體思想混亂狀態和動搖。其中有一部分人認為不必減弱硬性的戰時共產主義統制，反而要「把螺絲釘扭緊一下」。另一部分人認為黨和國家應把恢復國民經濟的事情丟開不管，應把這件事情完全交給職工會去作。

當時看得很明顯，黨內某些成份中間既有這樣一種思想混亂狀態，當然也就會有一些愛好爭論的人，各種各樣的反對派「首領」鑽出來強迫黨進行爭論的。

結果果然如此。

爭論開始時所涉及的是職工會作用問題，雖然當時職工會問題並不是黨政策中的主要問題。

首先發難挑起爭論，挑起鬥爭來反對列寧，反對中央列寧多數的就是托洛茨基。爲了要把情形弄尖銳化，於是他在出席第五次全俄職工會代表會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的共產黨員會議上發言時，竟提出所謂「把螺絲釘扭緊一下」和「把職工會振刷一下」這一形跡可疑的口號。托洛茨基提出了立刻把「職工會國家化」的要求。他反對向工人羣衆採用說服方法。他主張把軍事方法搬到職工會裏來。托洛茨基反對在職工會裏擴大民主，反對職工會機關選舉制。

托洛茨基分子反對在工會組織活動中唯一可能運用的說服方法，而主張採取赤裸裸的強制方法，採取赤裸裸的命令手段。凡是由托洛茨基分子佔得職工會領導位置的地方，他們總是用自己

的政策來在職工會裏引起衝突、分裂和瓦解。托洛茨基分子用自己的政策來實行挑撥非黨工人羣衆反對黨，來實行分裂工人階級。

其實，職工會問題爭論底意義，是要比職工會問題本身廣泛得多。後來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全會（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在決議中指出，其實當時所爭論的是「關於應如何對待那些反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農民，關於應如何對待非黨工人羣衆，以及一般關於黨在國內戰爭已歸於結束的那個時期中對待羣衆的方法問題」（「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上，第六五一頁）。

跟着托洛茨基起來鬥爭的還有其他的反黨集團：「工人反對派」（施里亞普尼可夫、墨得維結夫、柯倫泰等等）、「民主集中派」（薩普朗諾夫、多羅布尼斯、波古斯拉夫斯基、奧新斯基、斯米爾諾夫等等）、「左派共產主義者」（布哈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工人反對派」提出了要把全部國民經濟管理事業交給「全俄生產者代表大會」去作的口號。他們想把黨底作用化爲烏有，他們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建設中的意義。「工人反對派」拿職工會來與蘇維埃國家及共產黨對立。他們認爲工人階級底最高組織形式不是黨而是職工會。「工人反對派」實際上是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反黨集團。

「民主集中派」（民集派）集團要求讓各派別組織和團體能完全自由活動。民集派也如托洛茨基分子一樣，力圖破壞黨在蘇維埃和職工會中的領導作用。列寧把民集派稱爲「叫喊得最響亮者」的派別組織，把民集派底綱領稱爲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綱領。

布哈林幫助了托洛茨基反對列寧，反對黨的鬥爭。布哈林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色列普略可

夫及索科里尼可夫一起成立了所謂「緩衝」集團。這個集團擁護和掩護了最兇惡的派別組織者托洛茨基分子。列寧稱布哈林底行動爲「思想墮落至極」。此後不久，布哈林分子就同托洛茨基分子公開聯合起來反對列寧了。

列寧和列寧主義者用了主要的火力去打擊托洛茨基分子，因爲托洛茨基分子是各反黨集團中的主力。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把職工會與軍事組織混爲一談的罪狀，並向他們指出不可把軍事組織底方法搬到職工會裏來。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擬定了根本與各反對派團體底政綱相反的政綱。在這個政綱中指出：職工會是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職工會應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建築在說服方法上。只有在這種條件下，它才能動員一切工人去消滅經濟破壞現象，才能吸引他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在與一切反對派集團鬥爭中，黨組織團結到了列寧底周圍。莫斯科組織中的鬥爭來得特別緊張。反對派在這裏集中有他們的主要力量，打算把首都組織奪歸己有。可是，派別組織者這種陰謀詭計受到了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底堅決回擊。當時在烏克蘭黨組織中也發生過尖銳的鬥爭。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在當時任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書記的莫洛托夫同志領導下，擊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施里亞普尼可夫分子。烏克蘭共產黨仍然是列寧黨底忠實可靠的支柱。在巴庫，由奧爾忠尼啓則同志領導擊潰了反對派。在中亞細亞，由卡岡諾維奇同志領導進行了反對反黨集團的鬥爭。所有一切基本的地方黨組織，都擁護了列寧底政綱。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第十次黨代表大會開幕了。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六百九十四個有表決權

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個黨員，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二百九十六人。

代表大會作了職工會問題爭論的總結，並以絕大多數表決通過了列寧所提出的政綱。

列寧在宣佈代表大會開幕時說，爭論是一種不可容許的奢侈品。他當時指出，敵人是滿心指望共產黨內部鬥爭和分裂的。

第十次代表大會鑒於派別組織底存在對於布爾什維克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有莫大的危險，所以特別注意到黨內統一問題。列寧作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代表大會指斥了一切反對派集團，並指出它們「事實上是幫助無產階級革命底階級敵人的」。

代表大會責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別組織，委託各級黨組織嚴格注意禁止任何派別活動，並說，凡不執行代表大會決議的人，都應立刻毫無條件地開除出黨。代表大會給了中央一種全權，凡遇有中央委員違背紀律，以及凡遇有恢復或進行派別活動的情事發生時，均得採取黨內一切處罰辦法，直到開除其中中央委員資格和黨籍爲止。

所有這些決定，都寫進了由列寧提出而經代表大會通過的「論黨內統一」的特別決議中。

在這個決議案上，代表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注意，由於第十次代表大會所處時期有許多情況加強了國內小資產階級居民中的動搖，所以黨隊伍底統一和團結，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統一，是特別必要的。

「但是，——在決議案上指出，——還在全黨討論職工會問題以前，黨內已顯露出某些小組活動的徵候，即發生了幾個具有其特別綱領，力求在某種程度上別立門戶並規定出自己派別紀

律的小團體。必須叫一切覺悟工人明白瞭解，任何小組織活動都是非常有害而決不可容許的，因為小組織活動在事實上也必然會削弱協力進行的工作，必然會使混進到政府黨內來的敵人更力圖重新加深黨內的分立，並利用這種分立來實現其反革命目的。」

代表大會在這個決議案上接着又說：

「無產階級底敵人極力利用一切離開共產黨堅定路線的傾向，這種情形在喀琅施塔得叛亂的實例上表現得最爲明顯，當時世界各國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和白衛分子立刻就表示他們甚至情願接受蘇維埃制度底口號，只要能推翻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社會革命黨人和一般資產階級反革命派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運用了彷彿是爲擁護蘇維埃政權反對俄國蘇維埃政府而舉行暴動的口號。這些事實充分證明，白衛分子極力並且巧於裝扮爲共產黨人，甚至裝扮爲似乎比共產黨人「更左」的人，只求削弱並推翻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支柱。喀琅施塔得叛亂前夜在彼得格勒發現的孟什維克傳單，也是表明孟什維克利用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以便實際上來鼓舞並支援在喀琅施塔得舉行叛亂的社會革命黨人和白衛分子，而在口頭上則表示自己反對叛亂，擁護蘇維埃政權，只是要給蘇維埃政權加上一些彷彿不大的修正。」

決議案上指出，在黨的宣傳工作中應當透徹說明派別組織活動底害處和危險，因為它能破壞黨內的統一，能破壞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勝利基本條件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的統一。

另一方面，——代表大會決議上指出，——在黨的宣傳工作中又應當說明蘇維埃政權敵人所採取的最新策略手段底特點。

「現在，——決議上指出，——這些敵人已經知道在公開的白衛旗幟下進行反革命活動是沒有希望的了，所以他們拚命攔住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設法使政權轉歸表面上最像是承認蘇維埃政權的那些政治派別，藉以推進反革命勢力。」（見「聯共（布）決議案彙集」，卷上，第三七三至三七四頁）

決議上接着又指出，在黨的宣傳工作中「同樣應當闡明過去各次革命底經驗，當時反革命勢力也曾援助過最接近於極端革命政黨的小資產階級派別，以便動搖並推翻革命專政，因而促使資本家地主反革命勢力將來獲得完全勝利」。

與「論黨內統一」的決議密切相聯的，還有「論我們黨內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決議，這個決議也是由列寧提出而經代表大會通過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在這個決議上指斥了所謂「工人反對派」。代表大會認為宣傳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思想根本不是一個共產黨黨員所能容有的事，並號召全黨同這種傾向作堅決鬥爭。

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從餘糧收集制過渡到糧食稅，過渡到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極重要的決議。

從戰時共產主義進到新經濟政策的這一轉變，表現出了列寧政策底全部英明和遠見。

代表大會決議上說要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實物糧食稅額要比餘糧收集額低些，糧食稅額必須在春種以前公佈，繳稅期限是明確規定了的。所有超過稅額的剩餘糧食，完全留歸農民自己支配，農民可以自由出賣這種剩餘糧食。列寧在其報告中指出，貿易自由，在開始的時候，會

使國內資本主義成份有某種活躍。還得容許私人貿易和准許私人工業家開設小企業。但這並用不着害怕。列寧認為少許的商品流轉自由能造成農民努力經營的興趣，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使農業迅速高漲起來，在這個基礎上，國家工業將會恢復起來，而私人資本則將被排擠出去，積蓄了力量和資財以後，就可以建立強有力的工業——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然後就轉為堅決進攻，以便消滅國內資本主義殘餘。

戰時共產主義是用衝擊手段，用正面進攻手段攻破城鄉資本主義成份的嘗試。在實行這個進攻時，黨向前面跑得太遠，有脫離自己根據地的危險。列寧現在主張稍許後退一點，暫時退到更接近於自己後方的地方去，由衝擊手段轉到較為長期的包圍敵人堡壘的方法，以便積蓄起力量後，再去開始進攻。

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反對派分子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是一種退却。這樣的解釋是於他們有利的，因為他們的路綫是要恢復資本主義。這是對新經濟政策所作的一種極有害的反列寧主義的解釋。其實，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一年以後，列寧就在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聲言退却已經終結，並提出口號要「準備向私人經濟的資本實行進攻」（「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一三頁）。

反對派分子是些毫不中用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於布爾什維克政策問題根本是一竅不通，所以他們沒有瞭解新經濟政策底實質，也沒有瞭解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實行的那種退却底性質。關於新經濟政策底實質，上面已經說過了。至於退却底性質，那末退却是有各種不同的。有時候，黨或軍隊因為遭到了失敗，必須實行退却。黨或軍隊在這種場合實行退却，是為着保存自身和保